

书信

孙犁全集

修订版

第⑪卷



人文文艺出版社

孙犁全集

修订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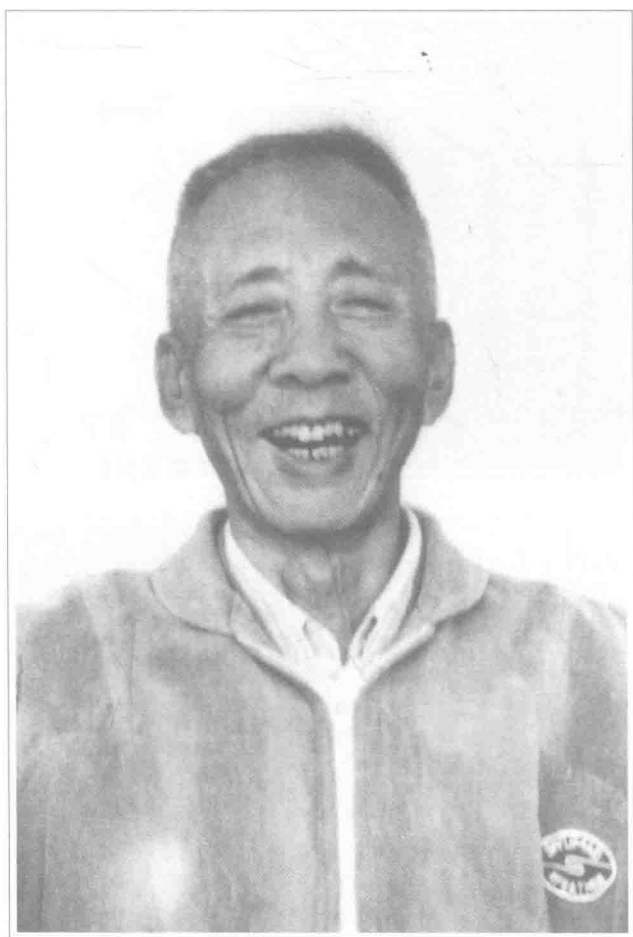
第

11

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像（1988年 天津）

希賢之

樹上紅枝，讀一書，我認爲之如詩一首。但在我
的刊物上，不能通過。我又不敢高聲疾呼，如令刊
刊出，我特去樹信，也將在華中此之底上
信於表，之外，即請樹信一民自爲刊刊。

希賢

弟
希賢

手稿
(《致康濯信》)

海潮先生：

前所奉侯約收表，知先身體
健康，有妻訊，很之爲幸。

今年夏季，因過事真之不易。

不手承以虛弱，室內又不能安眠，

空調因電扇，每日流汗不止，一把

牙木用如里紙，叫我接破。

這兩天又熱上，接勝肉不斷有

老人 equal 也有不下，也之今新特

手稿
(《致邢海潮信》)

本 卷 说 明

本卷收书信。

部分书信曾收入《芸斋书简》(山东画报出版社)、《芸斋书简续编》(河南大象出版社)或在报刊发表,部分是首次收入全集。

作者未标注年份的信件,已出版或发表过的,保留出版或发表时注明的年份;初次发表的,由收信人提供写作年份(均在括号中标注)。

目 录

书 信

致田间	(3)
致康濯	(12)
致萧振国	(65)
致康濯、秦兆阳	(67)
致康濯、厂民	(69)
致王林	(70)
致孙瑛	(80)
致田间、康濯	(82)
致冉淮舟	(83)
致万力、冉淮舟	(171)
致陈建民	(172)
致万力	(173)
致(《中国文学》)编辑部	(174)
致冉淮舟、文联办公室	(175)
致韩映山	(176)

致任彦芳	(263)
致曾伏虎创作组	(264)
致潘之汀	(265)
致陈乔	(268)
致曹彦军	(279)
致刘怀章、冉淮舟	(282)
致阎纲	(283)
致杨学文	(287)
致季涤尘	(288)
致张荣春	(300)
致(南开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教研室	(301)
致张学正	(302)
致吕剑	(303)
致苑纪久	(311)
致《人民文学》杂志社	(312)
致阎豫昌	(313)
致李屏锦、康迈千	(314)
致李屏锦	(316)
致王勉思	(326)
致俞天白	(329)
致陈乔、张子舫	(333)
致姜德明	(334)
致韩映山、苑纪久	(343)
致傅瑛	(344)

致张金池	(348)
致刘(刘宗武)、张(张学正)	(354)
致韩大星	(355)
致周骥良	(359)
致张雪杉	(360)
致《新港》编辑部	(361)
致谢大光	(362)
致吴泰昌	(363)
致李安哥	(364)
致郑法清	(367)
致杨栋	(369)
致万振环	(382)
致郝伯承	(418)
致小温(温超藩)	(419)
致杨振喜	(420)
致杨献瑶	(421)
致余穗祥	(422)
致(唐山市委)办公室	(423)
致王伟、李笙	(424)
致延安文艺学会	(425)
致刘梦岚	(426)
致罗维扬	(440)
致张学新	(444)
致钱丹辉	(445)

致寒青	(446)
致邓基平(自牧)	(447)
致李华敏	(455)
致戈焰	(456)
致邢海潮	(457)
致徐光耀	(474)
致王恩宇	(493)
致鲁承宗	(494)
致常跃强	(502)
致耿见忠	(508)
致项国成	(512)
致段华	(513)
致张维发	(524)
致严建平	(526)
致卫建民	(527)
致侯军	(532)
致刘章	(533)
致吴云	(534)
致胡天纯、季涤尘	(535)
致邢江潮	(536)
致姚恩河	(537)
致赵润民	(539)
致王爱玲	(540)
致傅正谷	(541)

致艾东	(542)
致周翼南	(543)
致梁斌	(545)
致罗雪村	(546)
致肖复兴	(548)
致董大中	(552)
致邱允盛	(554)
致刘运峰	(555)
致孙桂升	(556)
致曾镇南	(557)
致柳溪	(558)
致李永生	(559)
致小宋(宋曙光)、小孙(孙淑英)	(560)

书 信

致 田 间

田间兄：

九月由方冰同志带来信收到，好音千里，倍增欣慰。方冰、陈陇均入党校学习，沙可夫同志亦在党校。我随高中班来延，一路很是顺利，简直没遇到什么困难，游游荡荡而来，我也没闹病，从没掉过队，谢谢你关心我的身体。

高中班到此，即散并于延大各院。我在鲁艺研究室，邵子南也在这里，但不久我或转党校整风。此间艺术活动，音乐戏剧为秧歌戏，美术为年画剪纸、玩具。文艺似尚在尝试新方向，邵子南来了发表了一篇《李勇大摆地雷阵》为章回性质。

文艺界经过去年大整风。从前方来，我也想藉此机会在政治上提高一步，并有意相机改行，学政治工作；来后，深感具体生活斗争经验见闻很差，单有写作环境，亦难产生好作。只写章回小说《五柳庄对敌斗争话本》十回，《中国小说传统》一篇，报告三篇，尚未卜能发表否。你留在敌后，兴奋工作，实在是好道路，老兄，从根本做起罢，今后文艺工作，没有大生活资本，不能发售！

胡风七月诗丛出兄《给战斗者》诗集一，计收武汉所写及敌后所写，小叙事诗，街头诗，各为一部分在内。胡有后记，像按兄深入斗争的进展反映在诗作下论断。后方批评，已有转变，闻一多教授在联大讲演称兄为“敲鼓的诗人”，他为“听鼓的”，推崇备至，盖重庆以国民党高压政策、反动政策，使人民呼吸困难，兄诗之风格，很有助于呐喊奋斗也。他刊物有评《给战斗者》谓长诗好，街头诗不好，仍是老调，例举一篇日本俘虏上吊为佳作，《援助这大山沟》为坏作。胡明树写一篇《忆田间》，但此文我未见。总之，在大后方，兄之诗，已转捩一般无聊者之狺狺矣。

延安，诗很少，盖已与秧歌运动结合。以后诗的方向，尚待研究。我很愉快，身体如常，这里熟人也很多，党校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很愿意和我合作，以后可以写些东西。

初来时，夜间曾遇一次山洪暴涨、大水没顶，赤身逃出，千里背来的兄之大衣，也不知漂到哪里去了，幸抱住一木桩，得不委身鱼腹，此也来延后一段趣闻也。

延安红火热闹，车马辐辏，飞机每天都来，我们的局面大大开展，已有许多同志去华中前方开辟工作，邓德兹来后，稍事休息，即去家乡一带工作了。初来时，在延干部，非常拥挤，现正往外倾注。李肖白同志也要走了。

此信，并致陈肇、张帆诸兄。并请陈肇，有便人给我家中捎一信，谓我在延安学习一个时期，即回冀中工作，以免老父之悬念也。切盼。

敬礼,葛文好。

弟 孙犁

十一月十五日(一九四三年)

田间同志:

接到你一月七日的信,已是二月廿一日了。我还在××县刘村,在这村庄我住得很好,我参与了村里的工作,我觉得你谈的那些经验和对我的希望,实际也,就很亲切了。我过去知道事情太少,也太不会做事,现在当然还是一样,任何工作对我都是锻炼和学习,冀中区的现实,已经不是我所能掌握与认识,我要好好工作和向群众学习才能窥其梗概。我希望我能比较长期在冀中工作。传言我的“长篇”即村庄纪事和白洋淀纪事,皆系断片连接,非为整体长篇在延发表的,现在看起来,全不满意,我准备重新写过,到冀中后已写成两万字新的,你对白洋淀纪事提的意见很好,我要注意这个问题。

在延安居留一年,感受不多,但有一个事实,就是在那儿见到一些作家及其工作,我常想到:如果是田间回来,影响和刺激一下就好了。在延安,我常想到你。我觉得你的作风,你的工作,我越觉得难得和值得学习……老兄,这完全是事实。我和邵子南、鲁藜都谈过。

《给战斗者》重庆版我见过,厚厚一册,按体裁分类,胡风并就兄诗体及深入生活联系作序解,并在胡所编刊物希

望上几次,有人谈到你,皆好评。据我在延一时期,大后方对你的诗的见解,有很大进步。闻一多两次在西南联大讲演称兄“敲鼓的诗人”,他自称为“听鼓的”。“鼠”亦登出广告,但未见书。重庆诗坛颇沉寂,无多佳作。长篇小说比较多,也有好的。

延安诗亦很少,方冰去后发表一首长诗在《解放报》,名为《柴堡风波》,不知你读到否?从去年才常有诗见于报纸。我希望你多多写一些。

你的作品和刊物,最好直接寄我一份,这里见到书很困难。

我们以前编的《鼓》还能找到否?希你能给我剪下一篇《丈夫》为盼。

陈肇说来,为什么还不见来到?

孙 犁

二月二十一日夜(一九四四年)

田间兄:

我拟编印一诗集,不知你是否存有:

1、《晋察冀诗选》(西战团编)上有我写的《梨花湾的故事》,如有此书,望借我一抄,或知他人有存此书,也希见告。

2、《鼓》上面登有一篇我写的《大小麦粒》故事诗,不知你存有此刊否?有此诗否?何处能找到这个刊物,以便查抄?

望分神见告。

专此

敬礼！

弟 犁

二十三日(一九五〇年)

田间兄：

弟五月间由安国返津，在乡间曾寄上一小书，想已收到。
《风云初记》二集，想你那里一定有，手下又无书，不寄了。

我在报社，因无多少工作，所写又系历史小说，时间长了，有些沉闷。我想转移一下。但我又不愿专门当作家（因近感才力不足）。你看像我这样的情形，应该采取一种什么工作方式为宜？

侯康濯回京，你们可以代我思考思考。并望不要和其他方面谈及。

近来又写了什么东西？那篇朝鲜小说怎样了？

葛文和小孩们好！

敬礼！

孙 犁

一九五三年八月六日

田间兄：

八月三十日函悉。我约于九月九日到京参加文代大